

周谷城批判問題彙編

「輯自一九六四年至六五年全年上海文匯報」

(上輯)

K825.8
889
1

S 016324

目 錄

周谷城的“無差別境界”論及其來龍去脉	司徒杰	3
周谷城頌揚“重商主義”的實質	陳有鏘	董家駿
是什麼	葉書宗	吳成平 20
現實生活中根本不存在什麼“無差別境界”	裔式娟	31
什麼是周谷城所謂的《全人格》？	稷 與	37
評周谷城先生的“生存競爭”歷史觀	楊 寬	43
周谷城“真實感情”說的反動實質	陳傳才	鄭國銓 61
評周谷城“時代精神匯合論”的階級		
實質	公今度	章培恒 71
什麼是周谷城的生活的“重心”？	稷 與	85
周谷城在《世界通史》第三冊中是怎		
樣美化殖民主義的	醒 吾	90
同帝國主義能《合作》嗎？	婁才寶	99
周谷城是怎樣袒護秦檜、贊成投降、		
詆毀主戰派的	金應熙	105
為什麼要替秦檜翻案？	羅思鼎	113



- 一、本書內容係根據一九六四年及一九六五年全年上海文匯報着手編成其中凡屬有關於對周谷城批判之論著可謂無不皆已搜錄詳盡
- 二、凡錄入之資料均已分別註明其來源、日期及版面故倘認為書內某篇如有置疑而需另購影印版同時參考對照時誠亦亟表歡迎至該影印版取價係按每版港幣五元五角計算
- 三、本書之特點乃以分類資料方式編集且內容全屬原文真跡既無主觀成見亦非斷章取義此在中外學者不但因此免去若干查閱資料上之費時費事且較之影印版難以長期收藏自亦為其特色之一
- 四、自一九六九年元月份起擬按月均有新書三、四種陸續發行如承函洽敬希賜寄下開地址即可：
楊開書報供應社 香港郵政信箱九五八號
O. K. NEWSPAPER AGENCY, G. P. O. BOX 958,
HONG KONG

周谷城的“無差別境界”

論及其來龍去脉

司徒杰

最近幾年來，周谷城先生在有關“美學”和“史學”的論文中，發表了一系列的錯誤觀點，引起了學術界和文藝界的廣泛注意，已在藝術理論、美學、史學以及哲學等方面展開熱烈的討論和批判。

“無差別境界”論，是周谷城的反動世界觀的基礎，他在看待人生、歷史、藝術等等問題上，都貫徹了這一“理論”。這一“理論”並非什麼新的發明創造，而是他四十年前的老貨色，是從柏格森生命哲學和杜威實用主義那裡竊取來的一些論點的雜拌。本文擬就“無差別境界”論的來龍去脉問題提供一些資料，以供參考。

(一) “無差別境界”論是

什麼貨色？

什麼是周谷城的“無差別境界”論呢？簡言之，即認為生活是一個由“無差別境界”出發、經過“差別境界”復歸于“無差別境界”的循環圈，“無差別境界”是這個循環圈的起點和終點。分開來說，包括着下述五點：

第一點，關於“無差別境界”或“絕對境界”。

照周谷城的解釋，這種境界“似為生活的正面”。如嬰兒在搖籃裡享受着慈母的撫愛，小學生全神貫注地拍球，“庖丁解牛”，

聽音樂或聽京戲到了入神之時等等，都是“全人格的”“統一的活動”，不知“有什麼爾、我、內、外的分別”。在這種境界裡，“活動者的精神與身體完全統一”，“主觀客觀云云，完全統于一体”。它“沒有波瀾或震動，沒有問題或矛盾”①，是一個“沒有矛盾的境界”②。

第二点，關於“差別境界”或“生活上的波瀾”。周谷城認為，“生活發生波瀾”，例如運動員偶爾跌傷手足，嬰兒被陽光刺激了眼睛便叫起來，……“絕對無差別境界，隨即溜走了”，生活便進入了“差別境界”。這種境界：“一則客觀的情況明白顯現，與自我相違，即與主觀對立起來，阻撓着身體的活動，使不能暢快的前進。二則主觀的心理活動，原是與身體的活動融合無間的，現則分別顯現，跳出來獨立活動。三則生活陷入不穩定，甚至很痛苦的境界中；主客觀互相分離，心、身不能統一，統一的活動受着阻撓。”①

第三点，關於“思維”和“理想”。周谷城說，“心身統一的活動受到阻礙，生活陷入困境，這是不好受的！”於是“心理”便“跳出來獨立活動”，以求“擺脫困境”，這就是所謂“思維”。在周谷城看來，“思維的任務，首在緩和和心理的狀態，接着消除當前的障礙；然後恢復心身的統一。”“思維要完成任務，必于問題突出、矛盾重重的困難中找出可行之路。這可行之路就是理想。”①周谷城認為，一切能夠用來擺脫困境的計劃、藍圖、可行之路，都是理想，因此信神也可以作為一種理想。而任何理想付之實施，都是“道德的實踐”。

第四点，關於“藝術生活”和“直覺”。

周谷城說，理想實現，便是由差別境界回到絕對境界，生活成了藝術生活。這時候，人們超越了理智的思考與道德的實踐，以欣賞藝術的態度對待生活，亦即憑所謂“直覺”而達到物我一體。

“如讀一首好詩，看一幅好畫，常常拍案叫絕，曰好、好、好；然而說不出所以好的理由來，是即全人格受到震動的明證，頗近乎一般所謂直覺。”^①他把直覺形容為“消魂大悅、動靜皆定”的“精神快樂”，並認為到此境界，已“消去矛盾對立，達到矛盾統一。”^②

第五點，關於“斷而相續”的主觀精神循環圈。周谷城所謂從“無差別境界”到“差別境界”再轉入“無差別境界”，實際上是一個“斷而相續”的主觀精神循環圈。他說：“由科學的分析到道德的實踐，由道德的實踐到藝術的境界，其過程是斷而相續的。……由理智而意志而感情，由科學而道德而藝術，斷而相續，前進未有已時。……由矛盾對立到矛盾統一，由對立鬥爭到問題解決，由差別境界到絕對境界，由科學境界到藝術境界，亦斷而相續，前進未有已時。”^③

這是一種徹頭徹尾的主觀唯心主義觀點。首先，現代資產階級主觀唯心主義者為了否認人的階級性和反對群眾的革命實踐，總是千篇一律地把人描寫為生物學上的個體，把人的生活描寫為本能的活動。周谷城所謂“直覺”、所謂“藝術境界”、所謂沒有主客觀的矛盾的“無差別境界”，難道還能算是人的生活嗎？不是人，而是除人以外的動物，由於沒有意識而只有本能，因而全然不知“有什麼爾、我、內、外的分別”。這不過是以動物的本能為“人格”，以本能的活動為“直覺”罷了。當客觀的情況違抗着“自我”的“主觀戰鬥精神”，而發生“問題”和“波瀾”，使“自我”陷入“很痛苦的境界中”時，便有了所謂“差別

境界”；這不過是本能活動受到阻礙而已，絕不是馬克思主義所說的客觀矛盾。其次，在周谷城看來，認識、思想不是來源于社會實踐又轉過來為社會實踐服務的。他認為思維的任務，只在于找出“可行之路”，以消除“心身統一活動的阻礙”。而“可行之路”又是可以隨意擬定的，“信神、自殺、空想、達觀”等等都被他列入“可行之路”之中①，他認為，“最早的神，一被創造出來，我們的祖先就無異于獲得了渡過困境的理想”①。

周谷城把這個“斷而相續”的主觀精神循環圈，廣泛應用于人生觀、歷史觀和藝術理論等方面。

在人生觀上，“無差別境界”被宣稱為人生的最高享受，它是“沒有問題或矛盾的寧靜生活，像沒有微波的秋水一樣”，它“可以說是‘自得的’，如‘足于己無待于外’云云，可為寫照”。①這是一種資產階級的享樂主義人生觀。周谷城又認為，為要享樂，必須鬥爭。只有憑主觀戰鬥精神去奮鬥，“消去矛盾的對立，達到矛盾的統一”，才能達到“絕對境界”。

在歷史觀上，他說：“歷史前進云云，即鬥爭過程中的矛盾一次一次的獲得解決，無差別的境界一次一次的獲得接近 ①。又說：“歷史過程是不斷的，但在歷史上所演的鬥爭却是一段一段的。因此，不斷的歷史實成于一段一段的鬥爭。換句話說是斷而相續的。”④什麼是“歷史上所演的鬥爭”？他指的是“生存競爭”。生存競爭屬於他所謂“差別境界”，競爭告一段落便進入無差別境界。一段一段的競爭和一次一次的達到無差別境界輪轉不已，這就是他憑主觀想像出來的“斷而相續”的歷史。

在藝術理論上，周谷城不僅把藝術欣賞同神秘的直覺等同起來，而且還用他的精神循環圈來解釋藝術創作。他說，在“差別境界”中，藝術家陷入“心身不能統一”的“困境”，于是有了

創作的“主觀要求”。經過鬥爭，把主觀表現為客觀，完成了藝術作品，這時，藝術家又重新進入“無差別境界”。在周谷城看來，藝術創作就是藝術家“擺脫困境”而“獲得絕對自由”⑤的活動，而藝術的本質則是自我表現。

總之，從“無差別境界”論可以看出，周谷城的主觀唯心主義雖然非常淺薄，却也是成套的，貫徹到了各個領域的。

(二) “無差別境界”論是四十年前

《生活系統》的翻版

周谷城近年來所宣揚的一套“無差別境界”論，其實是四十年前的陳貨。早在一九二四年，他寫過一本名為《生活系統》的書，就已經系統地（其實是東拼西湊而成的系統）闡述過這一

“理論”。為了使讀者了解它的概貌，我們把《生活系統》一書中的主要論點作一介紹：

第一點，關於“絕對、無差別之境”。《生活系統》中屢次提到“絕對、無差別之境”，即指“生活之本來面目”或“生活之根本狀態”。我們隨便摘錄幾段話來看看：

“就實際看來，生活之積極方面，生活之本來面目，都只是無心之動。都只是無打算，無安排，隨機應變，不知其然而然的向前活動。……我們試看，兒童的生活，可謂自然極了，可謂無爾我內外了。”（第七十五頁）

“環境吧，心向吧，都與這一往直前的活動，渾然成爲一體。所謂自我，也就只是這個一往直前的活動。這個渾然一體的，一往直前的活動，即是生活之本來面目，即是生活之根本狀態。……我們想不出的確的名字來，叫它作‘生活’也可，叫它作‘自我’也可。”（第六十四頁）

“這種身心渾而爲一的動作，復與環境調和融合；于是生活便變成一種物我渾融一體的狀態。……平常所謂絕對平等無差別之境，所謂自由之境，所謂快樂之境，所謂藝術生活，與此很相近。”（第一六四頁）這和近年來他所宣稱的“無差別境界”或“絕對境界”完全一模一樣，都是說的無“爾我內外的分別”，都是說的“渾然一體的活動”。“人格”就是“自我”，“全人格的”“統一的活動”也就是“一往直前的活動”。甚至連所用的例子如嬰兒在母親懷抱中、小孩子拍皮球等，也是原封不動地從《生活系統》搬到《藝術創作的歷史地位》。當然，他也作了一些修飾，如“一往直前”這個形容詞被刪去了，“生活之根本狀態”或“生活之積極方面”被改爲“似爲生活的正面”，等。主觀唯心主義的面目盡管被塗上一層薄薄的脂粉，真相畢竟是難以掩蓋的。

第二点，關於“生活上之困難”。周谷城認爲，物我渾然一體的生活雖是“生活之積極方面”，“人人所歡迎的”，但它不能永保其平衡。這是由于“物我兩方之變動不能調和”，阻礙了“自我向前奮勉”的活動。他說：

“生活有向前奮進之趨勢；而物我兩方之變動，不能調和，且反而沖突，爲生活進行之阻礙，于是生活上乃發生困難。所謂困難，就是物我變動彼此不調和之處。”（第一一二頁）

“問題發生時，生活上最初所有的情狀，爲自我方面之心向和行動，與對面的環境分顯獨立。再緊一步，爲第二種情狀，爲自我與環境之沖突。最後最緊迫的情狀，爲主觀方面的不得意，痛苦，難堪。我們的生活一遇了問題，便要經過這三種由和緩而緊迫的情狀。”（第四〇頁）

顯然，這和《藝術創作的歷史地位》所講的“生活上的波瀾

”，完全是一個意思。從前說的是“向前奮進之趨勢”受到“阻礙”，現在說的是“統一的活動受着阻撓”，“不能暢快的前進”。總之都是說的環境的變動違背了自我的欲望，使自我的“主觀戰鬥精神”受到阻礙，不能充分發揮，因此感到痛苦、不得意，甚至氣憤、發怒、暴跳如雷，這個“自我”，不是資產階級老爺，又是誰呢？

第三點，關於“思想”和“信仰生活”。

周谷城認為，“物我分立”之生活是痛苦難堪的。爲了擺脫這一困境，恢復“物我渾融爲一體”的生活，他提出了有關思想和科學、理想和信仰生活等一系列的觀點。

先看他關於“思想”和“科學”的理論。

“生活之痛苦難堪，乃由于行動之失敗。行動之失敗，乃逼出思想。”（第五十四頁）

“思想究何由而發生的呢？我們不能不說是由于環境之偶然的啓示。當我們行動失敗的時候，自我很覺痛苦難堪。正當痛苦的時候，環境中某一部分，偶爾觸着自我，能使自我的痛苦立刻減輕。並使自我不知不覺的留戀那一部分。這種偶然的事實，我們且叫它作環境之偶然的啓示。……由此偶然的啓示，便釀成一個思想的雛形。”（第四十一至四十二頁）

“單由思想去擬定局面，可以擬得無數個。……爲免除失敗計，我們的思想乃從新擬的局面中，去其最不可航行者，取其最可航行者。強身體的行動，依那可行的路進行，不依那不可行的路進行。”（第四十九頁）

“科學的知識，完全是用思想構成的，用文字代表的一些關係。”“關係之創始，只靠我們用思想去擬。關係之成立，必需用實驗來證。”（第一四七、一四八頁）這一套理論，若用胡適

的話來概括，不過“大胆假設，小心求證”八個大字而已。周谷城在最近幾年搬運四十年前的陳貨的時候，煞費苦心地刪去了“偶然的啓示”這一術語。然而實質毫無變化。過去他說，思想可以“擬得無數個局面”；現在他說，“信神、自殺、空想、達觀”等等也叫作“可行之路”（雖然他加上了但書），都是說思維盡可“大胆假設”的。

再讓我們來看看他所謂“理想”和“信仰生活”，他在《生活系統》中寫道：

“最初只有生活。直到生活遇了困難，生活不下去了，思想乃出而創設或擬定一個理想的局面，來作信仰之對象。”（第一〇三頁）

“信仰生活，不過是由苦到樂，中間所經過的一段生活。苦在後面驅使，樂也好像在前面誘導一般，生活乃奮力于這兩極之間。對苦境只期脫去，對樂境則自然而然的傾向着。”（第八十三頁）

“一切信仰，果都可以實現嗎？……凡信上帝能作福作威的，便有法子致福去威。倘福也致了，威也去了，不就是信仰實現了嗎？……（或）說以爲信上帝便可以見着上帝。那末到了見着上帝的時候，信仰不就實現了嗎？雖然見上帝的時候，或者很遲，或竟遲至來世；但不能說見得遲，就是信仰不能實現。”（第一〇五至一〇六頁）

只要發揮主觀戰鬥精神（所謂“奮力”），一切理想、一切信仰都可以實現，連信上帝的人也可以見到上帝！這是周谷城四十年前的荒謬絕倫的觀點。現在他稍爲“修正”了一下，只說信神對“我們的祖先”是個“渡過困境的理想”了。

第四點，關於“藝術生活”和“直覺”。

周谷城認為，“信仰生活爲由苦達樂的過渡生活”，信仰實現後，生活又轉入他所理想的“物我渾然一體”之境。他寫道：“信仰實現之時候，便是行動完成的時候，行動完成便是目標實現，目標實現，行動完成，信仰心固無所施其作用了。此時新問題尙未發生，舊目標已經達到。……在這種情形之下，如有活動，不是物我一體，無所爲而爲，不知其然而然的動作嗎？這樣的動作，不是我們所講的物我渾然一體的生活嗎？”（第一〇二頁）

“所謂藝術生活，第一特点在不用理智，不用分析的方法，貴直覺，貴能與物合而爲一，貴無分別心，貴無計較利害之心。我們之所謂物我渾然一體的生活，不是這樣的嗎？”（第一三〇頁）

這種觀點，他在四十年後不僅沒有改變，而且變本加厲，大肆宣揚，說什麼“直覺”是“全人格受震動”，是“消魂大悅，動靜皆定”的“精神快樂”。還說什麼要進入“藝術境界，或“絕對境界”，必須“消去矛盾的對立，達到矛盾的統一”，在理論上直接同革命的辯證法相對抗。

第五點，關於“生活之輪轉”。周谷城認為，生活是由“物我渾融一體之境”到“物我分立之境”，再到“信仰之境”，最後又轉入“物我渾融一體之境”。並認為這樣的輪轉就是進化。他寫道：

“生活由物我渾融一體之境，折入物我分立之境，由物我分立之境，復轉入信仰之境。由信仰之境，又轉入物我渾融之境。無論個人的生活也好，團體的生活也好。……都是這樣輪轉不息的。每次輪轉所經過的時間，無論長也好，短也好，物我兩方總要經過一番變動。生活之輪轉無已時，物我兩方之變動也無已時，因之生活之進化便沒有止境。”（第一八四頁）

“生活之進行，是輪轉不息的。藝術生活，科學生活，信仰生活，在時間上，是互相更遞的，從來不是在同時相重的。”（第一七八頁）

這些觀點同《禮樂新解》一文中所講的“斷而相續，前進未有已時”也是一脈相連的。“信仰生活”改成了“道德的實踐”，只是換湯不換藥。“輪轉無已”改成了“斷而相續”，只是爲了在字面上可以避循環論的嫌疑。而在實質上正好直接同不斷革命論與革命發展階段論相結合的原理針鋒相對。

（三）“無差別境界”論是柏格森生命哲學和杜威實用主義的一些論點的雜拌

周谷城所一再宣揚的這一四十年前的老譜子，其實也不是他的什麼“創造”，不過是從法國柏格森生命哲學和美國杜威實用主義那裡販賣了一些破破爛爛的貨色，拼拼湊湊，再貼上個“周谷城著”的商標，這就算他的“創造”了。

讓我們先看看柏格森生命哲學是什麼樣的貨色。柏格森是帝國主義時代法國資產階級反動哲學家，神秘主義者。按照他的說法，宇宙的本體是“生命衝動”。它盲目地活動着，是沒有物質的“純變化”或“綿延”。它不可理解，不可分析，只有憑直覺才可達到。通常所謂物質，柏格森認爲是“生命衝動”被削弱、被阻塞的結果。它只有機械運動，是本體的“低級”產品。因果律只適用於物質，至于“生命衝動”本身，那是絕對自由的。

且看柏格森自己的話：

“絕對的東西只能在直覺中獲得，而其他任何東西則屬於分析的範圍。所謂直覺，就是一種理智的體驗，它使我們置身于對

象的內部，以便與其中獨一無二、不可言傳的東西相契合。”（《形而上學導言》，中譯本，第三頁）

“至少有這樣一種實在，我們都是運用直覺從內部來把握它，而不是運用單純的分析。這種實在就是在時間中流動的我們自己的人格，也就是綿延的自我。”（同上書，第四頁）

“我們看到綿延如一川流，違抗它，我們便不能行動。它是我們的存在的基礎，而且，正如我們感覺到的，是我們生活在其中的世界的本體。”（《創造進化論》，英文版，第三十九頁）

“直覺引導我們達到生命的內部。所謂直覺，我指的是那種已經變成不計利害的、自覺的本能，能夠反省它的對象，並無限地加以擴充。人們除普通的知覺外，還有一種審美的能力，這可證明這種〔通過直覺以達到生命內部的〕努力並非不可能的。”（同上書，英文版，第一七六頁）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之後，中國的資產階級學者如張君勱、梁漱溟等人，對柏格森哲學作了不少令人作嘔的宣傳和介紹，用來對抗馬克思主義哲學。張君勱是有名的“玄學鬼”，他在記錄杜里舒講演稿中介紹了柏格森的“生命衝動說”：

“自柏格森創為生命衝動之說，謂世界之生物中，有一以貫之之現象，是名生活流，此生活流日進而不已，變而不已，故無所謂預定目的……柏氏之意，此日變之中，即為固有性，即為本體，故曰即變即本體，……既無定因，故為絕對之自由。”（《杜里舒講演集》第八期）

梁漱溟用柏格森哲學來解釋儒家學說，他說：

“宇宙的本體不是固定的靜體，是‘生命’是‘綿延’，宇宙現象則在生活中之所現，為感覺與理智所認取而有似靜體的，要認識本體非感覺理智所能辦，必方生活的直覺才行，直覺時即

生活時，渾融爲一個，沒有主客觀的，可以稱絕對。”（《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第七十九頁）

周谷城在《生活系統》裡所描述的“絕對無差別之境”，顯然是從柏格森和梁漱溟等人那裡抄襲來的。他說：“生活之根本狀態“是物我”渾然一體的，一往直前的活動”，“叫它作‘自我’也可”，“叫它作柏格森的所謂‘綿延’也可，叫它作‘本體’也可”（第六十四頁）。

竭力貶低理智的作用，強調認識生命的綿延只有依靠神秘的“直覺”，並且常用審美的感覺來說明所謂直覺，這是柏格森哲學的另一個特點。周谷城也把“絕對、無差別之境”叫作藝術生活，並說其“特點在不用理智、不用分析的方法，貴直覺，貴能與物合而爲一”。他還直認不諱地寫道，柏格森“以爲生活只是生命向前奔流。生活的根本狀態，爲物我渾融的，爲絕對自由的。理智作用，只是後起的，解決困難的手段。理智的我，是站在物以外的，與物對立的。至于根本的我，乃直覺的，與物渾融爲一體的。柏氏的觀察，再精透沒有了。”（第二十六頁）

周谷城的“理論”，除了抄襲柏格森哲學之外又拼湊了一些實用主義的東西。他關於“生活的困境”以及“思想”和“信仰生活”的一些說法，正是從杜威和胡適那裡抄襲來的。

杜威的實用主義是掛着“科學”的招牌，直接爲帝國主義侵略行徑作辯護的美國資產階級反動哲學。他宣稱哲學根本問題是個不值得討論的老問題，只有“經驗”才是最重要的，而“經驗即是生活，生活即是應付環境”，只要對應付環境有用，這就是“真理”。杜威在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前夕，還親自來中國講學，歷時共兩年又兩個月，跑遍了中國十一個省，到處宣揚其臭名昭著的實用主義哲學。他在《試驗論理學》的演講中說：

“思想是從困難發生的。……先有困難，才得要想解脫。所以困難是思想的起源。因為既須解脫，就要思索，推測，假定”，“當這個時候，腦筋中就有種種暗示，種種揣測，同時并生。但是這許多暗示揣測，不能完全不錯。不過有一種是對的。我們不可盲目用事。所以必須用到智慧思想，選擇一種可以達到目的可以脫離困難的。既有幾條路或者幾種暗示，應該如何決擇，那就要利用從前的經驗”，“選擇一種最有效果的定為計劃”。 “把決斷的一個計劃，實行到事實上去。實行出來如其結果良好，那麼困難就可以解脫。如其結果不好，那麼就是決斷不好，應即重想別種方法來解決這個困難。”（見《杜威三大演講》）實用主義的另一個代表人物詹姆士則根據“有用就是真理”，公開地鼓吹信仰主義。他說：

“實用主義檢驗或然真理的唯一標準，就是看哪個能給予我們最有效的指引，哪個最能適應生活的各部分，把它與經驗的各種要求全部結合起來，毫無遺漏。要是神學觀念可以做到這一點，特別是要是上帝的概念確實可以做到這一點，實用主義又怎麼能否認上帝存在呢？”（見《實用主義》第二講）

詹姆士和杜威的這種理論，胡適在《實驗主義》一文中早作了詳細介紹。周谷城關於“思想”和“信仰生活”的一些論點，不正是照抄照搬來的？怪不得他要對杜威讚頌備至了。他說，“現在最能令普通人滿意的哲學家，杜威要算是一個了。”（第二十七頁）又說：“杜威先生講思想講得最清楚。他說思想就是一副工具，是指揮行動的，是解決困難的，是引導行動向前的。他這種‘工具說’的理由，他曾說得明明白白，很是持之有故。”（第五十三頁）周谷城的這些言論，其實和當時胡適的吹捧杜威，並沒有什麼兩樣。

當然，周谷城也批評了杜威幾句，對胡適、梁漱溟等也頗有微辭。這是周谷城的一貫的手法：偷了某人的，又把某人批評幾句，以表示自己“獨立見解”。在這一點上，玄學鬼張君勳比周谷城要老實一些，他說：“今國中號為學問家者，何一人能真有所發明？大家皆抄襲外人之言耳。”周谷城喜歡用“可為寫照”四字。張君勳這幾句話，也可為周谷城寫照。

周谷城把柏格森生命哲學和杜威實用主義的一些論點雜湊在一起，這也不是什麼新鮮事。兩者既然都是主觀唯心主義，它們本來是一丘之貉。柏格森本人就有一些實用主義的觀點，詹姆士對《創造進化論》一書讚賞不已。這正說明兩者之間的區別，只不過是黃鬼和藍鬼的區別而已。

周谷城的“理論”就是這樣既抄襲了一點柏格森的生命哲學，又抄襲了一點杜威的實用主義，把兩者拼拼湊湊，再加上自己的一些主觀臆想，和引用了程明道等人的一些話作為點綴。總之，不過是一鍋令人掩鼻的雜碎湯而已。

（四）“無差別境界”論是資產階級反對

無產階級的思想武器

周谷城把柏格森生命哲學和杜威實用主義拼湊起來，寫了這本《生活系統》又是幹什麼呢？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們不妨再查看一下當時的歷史背景。

《生活系統》一書寫于一九二四年一月。當時中國共產黨已經誕生，中國工人階級已經走上了革命歷史舞台，成了中國革命的領導階級；馬克思列寧主義已在中國廣泛傳播；工人運動正在全國蓬勃開展；中國正處於大革命的前夕。而另一方面，國內軍